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為下卷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

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

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

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步數年

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

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曰義理之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大臣

數誦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誦服也音上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

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

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巨問太尉田蚡蚡曰為

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

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曰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為臣子也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曰

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為無符驗也助迺斬一司馬諭

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

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

其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

音奴 協反人安其生自曰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曰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勸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

師古曰勸與翦同晉說是也不可曰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

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曰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也為王者斥侯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為賓也蠻夷

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地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

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閒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

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

師古曰閒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

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

治粟屬官有一都內令丞也

一卒之用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

反弓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

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呂接

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

賴陛下德

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拱目反

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師古曰資猶齎

輿轎而踰領

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

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

之音無所依  
據喻與踰同  
挖舟而入水師古曰挖行數百千里夾曰深林叢竹水道上

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

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開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開忌人

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開轉寫字誤省耳以其軍降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弁之後復反會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權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權音直孝反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

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為記曾未入其地

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

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

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

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

開而晚鼃不及夕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

曰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曰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

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不可曰大船

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迺入

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

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孟康曰繇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繇弱也言其柔弱如繇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

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曰保地險而中國之人

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

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



溼近夏瘴熱

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

暴露水居蝮蛇蠱生

師古曰蠱毒也音壑

疾痛多作兵未

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曰償所亡

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曰誅死其民未有

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曰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曰為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

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陛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曰組者印之綬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壞也一曰頓讀曰鈍

而威德並行今曰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曰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兪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勅

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勅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絰

曰樹植也機縷曰絰絰音人禁反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師古曰餉亦饒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

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

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謫當此之時外內

騷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糜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

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畝故致荒殘而生荆棘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

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

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

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疆弱曲直如使越人蒙死徼幸曰逆執事之顏

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斯微與眾也師古曰斯

析薪者與主駕車者  
此皆言賤役之人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

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海為池  
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汭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

隅鄭有  
圃田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曰奉千官之共  
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

耳共讀  
曰供  
租稅之收足曰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師古曰

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  
展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斧文張於戶牖之間  
馮玉几  
師古曰馮讀曰凭  
南面而聽斷號令

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  
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濡潤澤

也或露或覆  
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師古曰維謂聯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

之閒  
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  
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  
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

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  
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  
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曰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

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曰十萬

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

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

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

興兵誅閩越死無曰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

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明不能燭

師古曰燭照也

重曰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曰比年凶菑害眾

師古曰菑音古災

字

夫曰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

師古曰攘謂相

侵奪也音人羊反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

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

明太平

曰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

使中大夫

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考大王曰發屯臨越事上書陸

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遣曰薄迫也

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遺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陛下

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

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呂制海

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叩治師古曰叩讀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戾貪

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

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

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工侯反今者邊又言閩王

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

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曰虎狼之心貪據百越

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

師古曰鄉讀曰響

屯曾未會

師古曰言兵未盡集

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

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

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

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

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

師古曰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師古曰服謂朝服也

故

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曰報盛德閩王曰八

月舉兵於治南

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

士卒罷倦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王之眾相與攻之

因其弱弟餘善曰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

敢自立曰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

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

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

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

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

使使者臨詔臣安曰所不聞

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

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助侍燕從容

師古曰從容間語也從音干容反

上問助

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婿同門之婿上問所欲對願

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師古曰

曰懷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曰春秋對毋曰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

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

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

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

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廷尉張湯爭曰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

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

食師古曰艾讀曰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

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誦音一候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恚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

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閒故妻與夫家俱上豕見買臣飢寒呼

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飮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

上計吏卒更乞匄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匄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

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曰為罷敝中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使買臣難

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



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

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一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

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

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

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

到軍與俱進

師古曰須待也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

曰飯音扶晚反

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

吏方相與羣飲

師古曰直讀曰值

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其食食且

飽少見其綬

師古曰見顯示也

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

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

守邸曰

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

駭白守丞

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相推排陳列